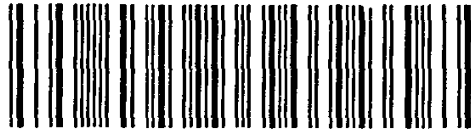


美國人如此看中國

現實社選譯

628.604  
123  
2



3 0664 2174 8

# 目次

前記.....編者

中國分裂了.....美·約翰·赫賽著  
孫慎譯

從撫順歸來.....美·勞勃特·沙普倫著  
李泯譯

壞政府.....美·威廉·格雷著  
劉新譯

暴風雨陰雲籠罩中國.....美·新共和社論  
許產譯

休戰中的實際情況.....密勒氏評論報社論  
陳漁譯

## 前記

這裏搜集的幾篇文章，是最能反映目前美國輿論界對於中國現狀的批評和意見的。

第一篇「中國分裂了」是聞名的「阿達諾之鐘」作者，美國約翰·赫賽所寫（John Hershey），發表在紐約銷行最廣的紐約客（New Yorker），赫賽現為紐約客的特派記者，紐約客週刊是一個無黨無派的通俗刊物，它的每週小評素來是以能反映所謂美國普通人的意見而著名的。這篇文章長了些，本市中文報曾有轉載，但惜割捨太多；這裏刊出的是重新譯過的全文，希望讀者們能耐心地讀下去，它是值得再讀三讀的。

第二篇「從撫順歸來」是新聞週刊（News Week）遠東記者勞勃特·沙普倫（Robert Shaplen）所作，發表在美國最流行雜誌之一的新聞週刊四月二十九日的一期上。東北民主聯軍區域究竟是個什麼樣子？旁觀者清，沙普倫這篇報告可以解答這個問題。新聞週刊在本市書攤上每期都可以買到；其在遠東銷行之廣，僅次於時代週刊。

第三篇「壞政府」，是時下膾炙人口的一篇文章。大家知道，這是名記者威廉·格雷（William Grey）所寫，發表在最近二期時代週刊（Time）上的一篇文章。時代週刊的大老關亨利·魯斯（H. Luce）是以捧中國政府而聞名的；但中國的現狀壞到這種程度，連魯斯的雜誌也不能再繼續捧下去了，誠如本市大美晚報所說，「時代變了」。此文本市中文晚報

已有譯本，但可惜譯文亦有錯誤及不十分準確之處，這裏刊出的是重新翻過的。爲了準確，有些詞句，讀者們初看似不易懂，但仔細一想，也就清楚了。例如引起激烈爭辯的所謂「亂倫的經濟」一詞，好像是感情用事似的，父親和女兒發生曖昧關係，名之曰亂倫；經濟怎能叫做亂倫呢？仔細一想，便覺恍然。任何一個「不壞」的政府都是要消滅黑市的，而一個政府竟如何能製造黑市呢？天下有此怪事，於是忠實於現實的人就不得不出怪名，名之曰「亂倫的經濟」。用這名詞，據我們看，不僅不是感情用事，簡直是入情入理，可以說是一種創作。

第四篇「暴風雨陰雲籠罩着中國」是美國新共和週刊（New Republic）五月十三日一期上的一篇社論。新共和是美國著名的自由主義者的刊物；它擁有廣大的讀者的，對於自由主義的中間社會層而言，它的言論是有代表性的。

第五篇「休戰中的實際情況」是本市西文密勒氏評論報（China Weekly Review）六月十五日的一篇社論。能看英文的上海讀者們清楚這一個刊物，它的確是能反映此地不少一部份美英人士的意見的。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人家這樣說，我們應該怎樣呢？此書之輯，微意在此。

編者六月二十二日

# 中國分裂了

美·約翰·赫賽著  
孫慎譯



## 中國和平事非易

在過去一月間，中國又一次地分裂了，現在看起來似乎蔣的人馬要有一個非常非常困難的時期把中國再綴合起來。

關於中國的和平團結，北平人們在正、二月間抱着的莫大的希望，現在却已經破碎了。去冬業已獲致的真正不平凡的協定，已被暗中破壞了。正式的內戰已在進行，幾小隊名為停戰小組（像是一種挖苦）的人們還在東北各戰場上奔波，那是無力停止內戰的。業經同意了的聯合政府將會不會有實現的一日，很令人懷疑。籠罩着這裏所謂的執行總部的，是一種失望和厭憎，特別是在調解國共之間的那些美國軍官之中。

## 有信心

五個月前執行總部剛成立時，這裏的美國人相信將在華北造成和平。三月間馬歇爾剛從中國調解國共後回去，在華盛頓發表的聲明稱執行總部為「我們在中國最重要的工具」。蔣介石以一月十一日第一號停戰令一紙電令使總部開始活動。

蔣任命了美方、政府、共產黨的三個委員，這三個委員在平開會，由戰事與交通人員協助，執行關於停止衝突的協議。美方委員作主席，在他之下，有美方主任一名，管理工作人員，一直下去在整個系統中，事實上美國人居于行政的核心，正如其在意識上中立于這機構

之內。委員們在一月十三日召開第一次會。十七日第一執行小組派赴赤峯。一星期後，有七組進行工作。美國飛機到處散發了小冊卅萬本，命令一切部隊停止戰鬥。

### 總部擴大

執行總部迅速而蠢笨地擴大起來，這類組織總是這樣的；而搬進了協和醫院的宏大醫院之內。那是本世紀初洛基菲勒斥資建造的防疫院，遜清式子，在那裏頭和執行部的人員們陷入了迷人的層層樓房和錯雜的電話網，令人想起美國五星大廈的規模。

最初雙方似乎確有化干戈爲玉帛的真意，小組都發回鼓勵人心的報告。在若干廣闊的地區，特別是在察哈爾，綏遠和山西北部，平靜無事。正如一位美國上校告訴我說：「小伙子們真真習慣了不互相開槍打死人了。」貨物食糧開始穿過前線運來運去，雙方士兵甚至有了點友誼。

### 基本弱點

不久執行總部的根本弱點就顯出來了。第一，無論是有關主要事件的諒解，或只是地方細故的協議，都必須要三方面全部同意纔能獲致。這就造成了許多荒謬而不能持久的妥協。

第二，總部擬定的辦法，不超出確保戰鬥確實停止。部隊就在原位停止：中央政府的軍隊退回城市，四週造成三哩寬的緩衝地帶，共產黨軍隊進了圍繞着這些區域的平原與山嶺。這樣貿然使軍隊在停戰時的偶然所在地凍結住，既不穩定又甚不自然，正像電影裏人在快跑，忽然停止一樣。

第三，最糟的是整個工作，純是軍事參謀工作，沒有料到，也未留下後步爲防止一個大

的政治變故；從而使軍事停戰機構不只無用，更爲荒謬可笑。不久前這樣的變故來了，執行總部就自己覺得好像在熱心打內戰的雙方前尷尬地搖幌着總部的文件。

### 行政人員好

執行總部的美國人比之對於歷史及政治背景，他們無甯是更多知道些行政機構和成文條款。一位上校告訴我說，「我是個兵油子。我一點不懂得政治。我的事就是奉行這些命令。」他輕輕拍了一下案頭的一些紙張。也許就他自己的立場說，這是對的，但他所說的，正代表着那些美國軍官的看法的特點，却指明了執行總部第三個弱點。也許這一個複雜龐大的建築物基礎所在的政治，是必須要時刻運用的，但除了馬歇爾將軍之外，沒有美國人肯自找麻煩，到房子底層去搞那些雜亂離奇的勾當。而正在馬歇爾將軍返回美國的期間，變故來了。

從軍事計劃上來說，執行部的美國人覺得中國人雙方都互不信任，效力差。美國人喜歡把事兒幹了，而政府與共產黨常要着繞圈子的策略。美國人說，共產黨方面拖延的傾向一部份是由於其政策，另一方面也由於缺乏西式工作步驟的訓練。美國人無論想做得怎樣無偏向，總是在政治方面同情中央政府的代表，然而他們的感覺，正如一位我認識的美國人說，「與其說共產黨的交涉人員是委員會裏的委員或行政人員，還不如說他們是演說家和辯材。」而在另一方面，同一個美國人跟我說，「中央政府的人們要騙人就大大的騙。」

### 念一個小組

目前各戰場一共有廿二個執行小組，每組以美、國、共各一軍事代表爲首，附帶着報務員和車夫，一共十二至十五人。現在最慌忙失措的是在東北的那些小組，因爲在那裏打着幾個大戰役，不復是去年秋冬之交的那種狙擊攻襲。在執

行總部的美國人，覺得雖然在東北雙方都把信用拋到天外去，共產黨應比中央政府更有可責備之處。美國人以爲共產黨犯了第一號停戰令的一個重要項目，就是第五條乙款，說該令禁止中國部隊調動「不影響國軍開入東北九省恢復主權」的規定。共產黨說他們不理會五條乙款的理由是：政府調入東北的軍隊超過了原來協議規定的五個軍。美國人說這計劃還沒到有效的時期，並且還得等一個相當的時間。但共產黨在東北不予合作的真正原因，正是執行部那批美國人不高興用腦子去想的：那是政治的原因。那是因爲蔣委員長和中央政府實際搗毀了在冬天經過那麼多次折衝得出來的聯合政府協議。這協議破毀的經過以後我還要說一點。

### 在山西

最近東北的事情美國報紙說得很詳細了。還有一個區域沒有這麼多說到，在那裏破壞停戰的許多事情更爲明顯奇特。那就是在北平西南約二百五十哩山西省的太原城一帶。中央政府權力的化身在那裏是一個軍閥，看起來活像一匹長齒海象，他是一個態度善良，自滿，老派，懶散而貪污之名四播的紳士，名叫閻錫山將軍。他那區域裏頭的局勢特別有趣，因爲那裏有着量還武裝戰鬥着的日本軍隊。

幾星期前有一天，我被請參加一個特別的會議，會裏有些與美國海軍陸戰隊做過遺俘工作的日本人和一些美軍情報人員。會議是在北平日軍總部客廳舉行的。我們七八個人坐在橘黃色的海虎絨圍椅裏，圍繞着一隻低低的圓桌。吃了茶點。美軍情報人員和日本人談笑風生，我回想起太平洋中的若干事件，不覺感到奇特。一個矮胖子日本大佐名叫酒井的，剃着光頭面現猥相的傢伙，長了兩天的鬚鬚，開始說着太原以南共軍的調動和攻擊。他挺起腰幹，軍用地圖攤在大腿上。「這些地方有八個團，向北移動，包圍我們。這裏，在西南面是第廿



七團……我們防備在任何時刻受襲擊……共產黨士氣很旺盛。他們有生力軍……。」  
酒井那樣子好像是參加戰地會議，這些美國人就是他的參謀人員。稍待片刻，酒井說，日本人想戰爭已經過去了，要解甲回國，但是閻將軍不許。是否可以請美國人派些小組去勸阻共產黨不要打了，而把日軍撤回去？開完會回去的途中，一個美軍情報員說，「這些日本人在下一次戰爭中將是我們的盟友——我打賭。他們能說我們要說的話。」

後來，我知道山西的情形沒有那麼簡單，不像酒井大佐所說，也不像美國情報員所信。在若干官方宣佈平靜無事的地區會打過，並且還在那裏打，這是確實的。共產黨軍隊在那地區實力強大，驅退着閻錫山的部隊和他的日軍，這也是事實。但是我從一些去過太原的美國人那裏得知，雖然酒井大佐確是真誠地抱怨閻將軍，和閻真是那樣使用日本部隊，但日本軍官在太原附近還像征服者一般騎馬來去，穿着漂亮的制服，坐大汽車，有許多和閻將軍甚為親善。有一組到那區域去的停戰小組被招待住入一座糟糕的破房內，而日本軍官却住在近傍的精舍裏面。組中的美方代表聽說，一怒之下把日本人轟了出去，把小組挪入空出來的屋子。

閻將軍據我知道是要着兩面的把戲。他對日本人備極親熱。我曾看過一個速記下來的報告，關於四月間有一天他和日本軍官開的會。開頭他殷勤地問到他在日本軍事學校裏的老同學，在華日軍總司令岡村。閻將軍聽說岡村安靜舒適地住在南京，完全沒有當戰爭罪犯捕去，就甚表感激。稍待，又如其慨然地告訴岡村的參謀前川大佐，「你剛說過，日本在這次戰爭中喫了敗仗，但是我不以為然。特別是在中國，日本從來沒有打敗過」。

### 用說服的方法

據日本人說，許多次，閻將軍撒了各種謊來說服他們留下做他的盟友：他說得山西宛如人間天堂，在那裏他們若是要，就可以和中國人做伴，比在美國控制的日本要好得多。他贈送賄賂和女人，他恐嚇日本人說，由美國遣送回去的華北日兵們是送到菲列賓去做苦工去的。他不只勸日本人留在山西，並且造成日本人不能離開山西的情形。

中國總司令何應欽屢次下令給他要繳日軍的械。在有些地方閻將軍把日軍的武器拿來存在日本兵營裏，也不派人看守，「以便應急」。舉一例，一個美國小組代表發現，這位將軍白天繳日軍的械，晚上發還。還有，爲應付重慶來的開始解除武裝的命令，他繳了幾隊日軍的武器，堆起來和徒手的日兵一齊照了一個相送到陸軍總部，表示已執行指示了，然後把武器又發還。他在一些日軍標誌上寫下「整修鑛路工人」，全付武裝地派入涇源東邊山中修理鐵路去，那裏並無鐵道，却有好多共產黨。

### 破壞協定

事情這樣下去，閻將軍和共產黨都破壞了停戰協定的字面和精神。一天，當了一個美國小組代表的面，閻將軍派去一列車的迫擊砲，機關槍，和其他武器，由日本人護衛，從太原南開涇源，顯然是違反了停戰令。第二天，共軍攻襲那列車正在開駛的一段鐵路，當然，這也是與命令相背反的。這樣事件生事件，失信還失信，謾罵增謾罵。

我和這裏閻共雙方的代表都有接觸，要看看他們對戰事有些什麼說法。共產黨方面拒絕承認採取主動，並舉出廿二個最近受日僞軍共同攻擊的村名。起初我無法叫任何人替閻將軍

說話。終於有一天，我接到這位將軍自己來的一封信。他否認所有這些攻擊的責任，另舉了七個被共軍包圍的大村和二段最近被共軍切斷的鐵路。他那封信的結尾說，「我軍嚴守停戰協定，而共軍反是，致我軍不斷受共軍攻擊。我軍部隊有日受七次攻擊者。我區乃逐日縮小而共區則擴張不已。設停戰命令不能全部實施，我軍民或將餓斃。報告將繼續送上。」

### 神怪的處境

同時日本人仍然處在一個莫名其妙的地位。事實證明確有極大數目的日本兵仍然擁有武器，原封不動，仍然是日軍第一軍（我會看見閻錫山叫這些日軍作戰的命令的照片）都在閻錫山的軍隊中——（每連中國軍隊中有日本人十人）——稱爲「志願軍」，有些還被雇作教官。而且日軍聯絡官竟然可以自由自在的在北平與太原間乘着日本飛機飛來飛去。要求美國人幫助他們脫出這一個可怖的環境。在最近的一次我曾出席旁聽的會議中，日本人悲傷的拿出一張名單來，說明自從戰爭結束以後在太原區的四萬三千八百七十個日本兵中間，已經有五百六十九個，——或者說是百分之一，三——戰死了。其中日軍第五警衛團已經失去了它百分之五的戰鬥力，然而派到太原區的小組中至少有一個得到相當程度的成功，在中日停戰的第八個月，總算有一部分日本兵被繳械了，而且正在遣送回國。

但是大部份的日本兵還仍然爲他們以前的敵人閻錫山而對他們以前的敵人共產黨作戰，而這樣的戰爭，如果照官文的報告說本是不存在的，在這樣的戰爭中，沒有一方發動攻擊；然而雙方却都失陷城鎮，各有死傷。

### 奇異的衝突

在山西的這種奇怪的衝突與在滿洲的真正嚴重的衝突，只是過去三個月整個政治局勢破裂的兩個證明而已。如果說這種破裂的主要責任是在蔣主席與國民黨的身上，似乎沒有什麼大的問題；但是共產黨方面也不能說沒有責任。在二月初，一切看起來似乎要好一點，政治協商會議剛剛閉幕，但它的收獲幾乎不可置信。

政治協商會議，如杜魯門總統所說乃是「全中國各主要政黨代表的會議，召開的目的在以協商為手段採取適宜的步驟，使有關各黨能在中國國民政府中獲致代表權。」其中有關的黨派是國民黨，共產黨與民主同盟，後者是一個溫和而中間性的黨派，盟員雖少却因為它嚴正的立場與它領袖們在智識上與道德上的影響，而具有極大的重要性。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使這三個黨派與其他更小的黨派組織聯合政府具有可能。

### 修改一番

政治協商會議閉幕之後還不到一個月，國民黨的二中全會就在蔣主席公然的唆使下，公開宣稱不受政協決議的束縛而片面的予以修改了。我只要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表明國民政府對政協決議的侵犯。政協會對中國的新憲法立下了幾條主要的原則，其中之一——被共產黨與民主同盟認為最重要的——是政府的立法機關，應該如英國的下議院一樣有權對行政機關投不信任票使之去職。雖則國民黨出席政協的代表，曾同意這一原則，但後來的二中全會就宣稱：這與孫中山在生前手訂的五權憲法不符，國民黨因此而撤回了他對這一原則的同意。這類的背信棄義的例子多得很多。

政協成就之一，在籌開包括各黨各派的全國性的國民大會，原來定在五月五日召開以制定新憲，這一會議大家希望能成爲中國新的民主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步驟，它將成爲中國的

憲法會議。

政協規定要派二千零五十名國大代表，又規定如果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反對票，可以否決對制定新憲法的任何重要提議。因此對於各黨各派代表名額的分配，就成爲一樁極其重要的事情，除少數黨能把握全數四分之一以上的票數，憲法的制定就成爲國民黨所獨霸。

經過不少欺騙之後，政協終於同意國民黨應有代表二二〇人，國民黨的附屬黨青年黨應有代表一百人，國民黨在一九三八年指定制憲，然而從未工作的國民大會應有代表九五〇人，其中除數得清的幾個（據說是五十個）以外，完全是國民黨黨員。

給你幾個議席

共產黨分配到的代表名額是一百九十名，民主同盟是一百二十名，無黨派代表七十名，這也要按其對國民黨與反對黨的傾向而平均分配。全部總計，國民黨約可得一千二百五十票，少數黨約可得四百票，剩下來的四百票由人民選舉，倘要在制憲時發生作用，共產黨與民主同盟還必須在選舉中得到一百二十五席，他們認爲，只要是在公平的選舉中，他們是可以爭得到的。

但是還遠在選舉開始以前，國民黨就想增加國民參政會（即國民黨）的席次二百五十席。這將使所謂選舉變成不必用的浪費時間。這一企圖失敗了。國民黨因此而計劃控制選舉，舉例言之，在北平的選舉還沒有舉行，本來要產生十二個代表，其中六個由公民選舉，六個由商會、總工會、總農會各推選兩個。因爲這三個組織完全是政府控制的，國民黨一開頭就已經有一半代表，另外六個則在北平市政府社會局所指定的六十個候選人中選舉，不論共產黨或民主同盟在選舉的任何時候都沒有預聞。至于選民則只有家長才能投票。得到選舉權的

方法是等靠國民黨吃飯的政府官吏到家裏來，讓選民宣誓信奉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後者就是國民黨二中全會在宣佈不遵守政協決議束縛時所引用的法寶。我認識的中國人中間竟沒有一個被認為有資格投票。選舉日期原定為四月十五日，其後延期至四月二十二日，到那天之後又無期的延期下去。

### 羣衆集會

有一天民主同盟在北平中央、國音樂廳組織了一個羣衆集會，抗議這種的選舉。民盟的領袖，大多是忠厚，溫和，甚至看起來都有些畏縮的，但實在是十分勇敢。教授們，律師們，醫生們，與其他的職業人員。他們既不是陰謀搗亂，也不是仗勢壓人，而且對於定在這天開的大會都有點戰戰兢兢的心情。在大會開始以前一小時，一個我所認識對政治毫無興趣的老先生在來今雨軒吃中飯。他把頭伸到窗外，忽然驚奇的看到一個警察帶着好幾筐的雞蛋把他們一一分給一羣年青人。一回兒，演講人在音樂廳集合起來了。

其中有美國新聞處北平處長，約翰·傅斯德先生，他是與大部份民主同盟的領袖一樣安靜而謹慎的人，這回是被請來講點關於美國選舉的事情的。那天恰好括大風，天空因為彌漫着自戈壁沙漠來的沙土而變黃了。幾百個人已經集合起來，有許多只是好奇的乘星期天到公園來散步的遊客。

### 攻擊開始

主席領導羣衆唱國歌，接着又恭讀孫中山先生的遺囑，於是他就開始講到一個「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促進會」與其發起人——其中之一是法律教授陳瑾昆，他曾公開的批評過國民黨與共產黨。就在這時候，人羣背後有人吼起來了，主席還

繼續講下去，但吼聲愈來愈大了。如同我的一個中國朋友所講述的那樣「一張一張的傳單與標語；滿天飛起來。」但更多的反面的傳單，與標語淹沒了它，好奇的遊客都急急回去了，一塊石子正打中了陳瑾昆教授，把他打得頭破血流。又一塊石子，打中了傅斯德，他把它檢起來放進了口袋。他說，他要「永遠把他帶在身上直到中國不再有這類事情發生的時候。」傅斯德先生的戲劇性的誓言似乎無甚影響，現在是見人就亂打了。

一羣年青人向台上進攻，其中還有一個措着槍的中國兵，民主同盟的人們抓住了一個打手帶到台上作爲人質。戰鬥愈來愈激烈了，有四位在公園裏遨遊的美國水兵因爲聽見這騷亂而走來，大叫「不許打，你們這批壞王八」，於是戰鬥消解了，有幾個警察走過來，拘去了幾個人，那都是頭晚上早佈置好了的，總而言之，這個對選舉的抗議，沒有能抗得成。

在這種情形之下，共產黨與民主同盟都會宣佈他們不能出席國民大會。共產黨更進一步，通過延安的解放日報，公開的駁斥蔣介石，以極其難聽的名字稱呼他。他們指出，這樣，他們怎能和蔣介石聯合。現在國大延期了，中央軍繼續在鐵路沿線築碉堡，在北平築工事，每個人說只有一樁東西與一個人可以挽救這種局勢——那東西就是恐嚇，那人就是馬歇爾將軍，馬歇爾將軍，預計在回到中國的時候可以以大借款爲恐嚇的手段，根據中國的情況決定借款或拒絕借款；這類的壓力可以造成暫時的奇跡，馬歇爾將軍對中國有非常的權力，但是他還是要回國的。有些軍官們要住下去，他們相信能單靠說服雙方稍停再打，以根絕中國源來久遠的權力之爭。美國無論做什麼，我怕中國已進入一個長期、尖銳、血腥的鬥爭。

（譯自上海大美晚報五月廿三日轉載紐約客週刊）

# 從撫順歸來

美·勞勃特·沙普倫著  
李·泯 譯

## 停戰小組受阻

我們的一組，有一個共產黨徐光達少將，厚厚戴眼鏡，是個湖南小地主的兒子，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和長征過來的老戰士；又有一個國民黨郭琪少將，陰沉多謀，是國民黨軍隊在軍閥戰爭和緬甸戰役後的老戰士；另一位是美方德雷克中校 (Lt.Col. Drake)，一個健壯的前賓雪爾凡尼亞電話工程師。

我們白費了一天功夫試着要到東潯的國民黨司令部去，五次都被手拿木版鏟子的和祥村民阻止，並在距目的地五哩地方被共產黨軍隊喝住。到下午，回撫順去的道路，已被共產黨的農民隊伍奉命爲阻止國軍承租借卡車行動而挖下了溝渠。

## 共軍之路

可是這還不能和第二天去工業城本溪途中的情形比。幾乎每隔百碼，必掘有二呎寬，一碼深的溝。架在小河上的木橋都已打斷。忽然聽見幾聲槍聲。德雷克斂住了吉普車，一個神氣的游擊隊員向德雷克的喉部揮動一支長長的手槍。

約四十個八路軍士兵從附近崗上過來，用槍和刺刀圍着我們，我們做了四十分鐘事實上俘虜。他們似乎從來沒有聽說過停戰小組。郭將軍很生氣，因爲這事顯然是對着他而發作的，堅持要回頭。接着是一個冗長的辯論，奇怪地夾雜了許多軍事政治的策略和個人面子的顧全，但最後郭將軍回到吉普車內。那時電話已打到我們前頭去，在經過幾道溝之後，農民們已經出來填溝了。

我們遇到了更多集結的共軍。他們藏在田間洞裏，在村內土牆之後和水溝山谷中。在山



崗上，我們尋到日本七十五籽砲和平射砲，有許多看來很新。從看來約十二歲的孩子到七十來歲的人走過，肩上抗着日本造的槍和美式短鎗，腰裏威武地掛着日式手榴彈。十一個小時之後，渡河過山，我們看見了本溪工廠發着烟的烟突。一羣搖動小旗呼着口號的人，數在二萬，佔本溪居民七分之一已出來歡迎我們，顯然甚有次序。我們被請走過設防了的街道，到了用作司令部的日本人造的市政廳。那裏我們遇到了一個孩子氣的江西籍中將，名叫蕭華，是東滿政治委員，老資格的共產黨領袖，年紀卅一。從這個溫文有禮，服裝漂亮的小將軍那裏，我們知道，共產黨有着一個健全的政府在全省執行職務。省主席是張學詩，少帥張學良的弟弟。

學校已開了，共產黨的教師們寫着失地的課本（却沒有寫自然科學）。七十二種滿洲國稅收已減為一種建設稅，抽收收入的百分之五至廿五。共產黨辦着主要的報紙。許多滿洲國的漢奸們被捕了，只有二個審畢槍決。漢奸們的土地由十四年來領導地下抗日的農民們均分。

蘇軍在十一月廿一日撤出本溪時，據說會拆去過幾個廠子，但日本人造的鋼和鐵的工廠和煤礦已部份地復工。火車每日兩次南開到共方佔領的安東，安東在一百廿哩之外，入口廿萬。

### 都要屋子

下午很晚去見張主席。他是位學者風的青年，年紀卅一，階級是中將。他穿着戰靴，黑制服上沒有徽章，拒絕說出是不是共產黨員（蕭華說他是）而只說自己是「新民主主義者」。我知道他是由去年八月中，戰事結束時從華北奉紅軍

密令來東北的。有兩樣事情似是確定了：一、很合理的張學詩正想收復他哥哥和他同樣出名的軍閥父親張作霖在滿洲國以前的權力。二、共產黨有效地用他以達到共產黨自己的目的。本溪街上川流不息走過六百多國民黨的戰俘，是以前在緬甸的戰士。我們和其中幾個談話，他們承認由美國船隻運來東北，以爲是來繳械日軍的。直等到担架從前線抬回自己的傷兵時，他們纔知道是在打內戰了。他們被俘，甚感遺憾，而一致反對「中國人打中國人。」

一個老農婦發表了同樣的感觸說，「我們兩面都抵擋不了。我們必須把糧食住房給共產黨，國民黨來了也是一個樣。」

（譯自四月二十九日新聞週刊）

# 壞政府

美·威廉·格雷著  
劉新譯

瀕於倒閉的銀行還有多少好說的，這句形容窘境的老話，正好用在這星期來的中國。說出真相來，可能引起驚慌，銀行一定倒閉。要是不說罷，便成爲終於不能付現的同謀者。在這種狀況下，最有希望的也許還是及時說出真相，在災難來臨前認識情況。

關於中國最重要的真相是，幾乎沒有一個在中國的人對目前的政府具有任何信心，相信它能够賢明，適宜，公正地治理國家。

從經濟上說來，中國已經衰落，生活在一種亂倫的經濟中：政府官吏即使不是一切腐敗勾當的首領，也參加到裏面去了。那種經濟是依靠印刷機器的通貨膨漲，和政府支持的黑市。通貨膨漲對國家精神的影響可以見諸於今日的南京，中國的最高法院法官們決定罷工要求增薪。他們要求政府將公務員底薪增加一千倍。

## 主權何用？

現在似乎和共產黨停戰與否無甚關係，真正的和平無處可見。軍事情況是國民黨在戰場佔優勢，而共產黨用游擊隊遮斷交通。

終於開始困惑在華美人的問題是「主權何用？」至今主權屬於一個貪婪，低能和以武力保持的政府。這已不復爲一種偏激的看法，而爲現實，公平，溫和的看法，連彬彬有禮的，資產階級的朋友們都這樣談論着。

這種看法，也並未忽略從對政府有利的一方面來體諒政府，由於共產黨的反抗而遭遇到

許多困難，由於廣泛悲慘的戰爭毀壞而阻礙了復原工作。但是，這種看法究竟是按照政府的是非功罪來下斷語的。

### 抓到手就

在上海有一天晚上，一個強烈反共的律師對我說：「這政府不成爲一個政府，那是一羣卑鄙唯利是圖的官吏，抱着抓到手就跑的觀點，有機會時就抓一把。他們失去了信心。」

必須言明，唯利是圖也延及美國人。想抓一把然後跑的想法幾乎是全上海皆然，無分種屬國籍；考慮長期投資的信心是缺如的。一個來上海開業的美國牙醫，賣了牙科傢具，得到超過數年行醫之所得，立即返國。一個外籍商人去秋以美金一萬三千圓購房一所，最近賣出得美金十三萬六千圓，已經歸國退隱。來上海的克里斯勒一九四六年式轎車由一個頗有道德傾向的美商以三千美金售出，獲利甚豐。他現在覺得自己是個大傻瓜，因爲現在第三次轉售，那輛車據說賣了二萬四千美金。

中央政府以接收棉織廠收歸國有，壟斷了棉花市場。中央政府的貸款使一個私有辛迪加能控制上海米的黑市。政府也緊縮了中國卡車的市場，「暫時」停止從美國運進新卡車。政府却要出售約一萬五千輛原來是爲滇緬路和雷多路設計的，很不經濟的，一加侖汽油只走四哩的卡車。

在國民黨內部，自由主義分子——不幸權力不大的人們——已開始要求改革。國父孫中山的學者風的兒子，立法院長孫科要求宋子文院長出席這星期立法院會議，答覆關於中國經濟慘狀的問題，宋子文不去。

於是孫科派了信譽甚高的國民黨經濟學家，馬寅初到上海繼續攻擊「官僚資本」。(馬氏是委員長的老經濟教師，在抗戰中曾批評中央政府被囚禁)。馬氏對那些半官式的和私人的組織如中國銀行學會和中國農業經濟學會，講道，資本已集中到政府手中，公家款項爲私人用來投機，買賣貨物和黃金，這種做法，使無恥在今日中國成爲家常便飯了。上海的中文報紙到星期五，就報導說，警察局禁止馬氏繼續預定中的講演。

### 只有一個好政府

怎樣纔能改變這些情形，美國的立場應是如何？我們在中國的立場無可否認，受限於我們對全世界的軍事策略，對蘇關係既然壞下去，情況尤其如此。恐怕就是這事使國民黨固執到底的份子們有了信心。這些人自滿地互相問道，因爲中共和蘇聯的主義上的聯係，美國除了繼續支援中央政府外，還有什麼別的办法呢？他們認定了我們軍事策略的立場，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他的態度和經濟，把我們縛住在中央政府身上。

另一方面，國民黨內自由主義份子談論着另一種建議，說美國應深入中國的政治，深到能够整頓國民黨的內部，不然，美國就該退出。國民黨現在有武力能保持自己，但是不能永久壓制住四萬萬不快的人民。若是美國不能多少促成一個國民黨的自由主義革命，還是撒手爲妙；除了一個好政府而外，在革命的途中是不會被任何其他東西所阻止的。

現在的政府，極端無情地，自私地，揮霍着美國的物資和錢財。一個外籍運輸商講了一件事情給他的美國朋友說：他自己受命政府從大琉球運輸美國剩餘物資。這些物資，交予政府一星期後，又成爲私人財產存入他的倉庫來，以便在黑市中售出求利。

### 惟一的希望

目前的中國政府既不能夠獲得和平，又不能夠造成經濟福利。然則，怎樣辦呢？顯然，唯一的辦法是施用空前的美國的經濟和外交壓力，在南京造成一個大清除。

要着重指出的是在國民黨內還有真誠和開明的力量，能從事改革。上海新市長吳國楨看起來是在積極努力改進上海的情勢。吳氏減低米價的計劃，本星期中在週末兩天內使每石法幣六萬圓的米價跌到五萬一千圓，並逮捕了被控利用管理政府一億圓米貸的職權舞弊的上海糧食部特派員辦事處科長任星崖。

這只是一個孤立的例子，說明可能有些成就；但並不改變中國局勢絕望的一般事實。必須認識，任何一個自由主義化了的政府來承受這種混亂的幣制，以及由任何人來對付，都是個怕人的問題。然而問題還在於要有那樣一個清除，使得基本上健全的中國人民，接受貨幣貶值作為實現好政府的一個必需的步驟。於是，這一改革了的政府必須給予人民真正的好政治與和平。這是，我所能見到的一個有遠景的希望。

### 這是羞恥

终于在勝利後八個月，缺糖的中國從她的新『糖碗』台灣得了糖的接濟。船隻從基隆航行四百哩，載着去秋在美軍指導下由中國軍隊沒收的日本人在該島的存糖一批，十五萬噸。但是和工業發達的，熱帶豐腴的台灣恢復商業是個又甜亦酸的事情。台灣人訴說：中國佔領軍劫奪存貨，聽任糧食，工廠，鐵路，電廠淪於毀壞。正如激怒了的上海人，只能從政府支持的台灣糖公司買貨，並深恐大部份台糖進入了業已陷於紛擾的黑市中。

## 日月湖畔

日本人在五十年前第一次和中國打仗後佔領台灣，強暴地剝削了土地和人民。台灣使日本成爲世界第四產糖國，出產了足夠供應天皇整個軍隊的米，和煤、鉛、金、銀、銅、木材、樟腦（美國衛生球的百分之七十）和噴香的烏龍茶。在羣山環抱的日月湖畔，日本人建起了一個動力系統的核心，使台灣在工業上趕過菲列賓。

台灣墾業公司嚴格統制工業和商業，再來了五十萬日人來住在六百萬台灣人（六百萬中大部是從前將馬來亞種野人驅入山中的中國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超級堡壘的轟炸，解放時却帶來了同樣不受歡迎的中國官僚主義之訪問。（台灣人現在以「中國」作爲和「無效率」和「混亂」的同義詞。）

台灣的新主席陳儀發現炸慘了的台灣人甚爲馴順。他立即任命他的姪子負責台灣公司，將成本日金二百圓的煤以四千圓價賣出。黃金黑市與上海的每兩十八萬法幣相抗，售價卅萬圓。甚至在富庶的台灣，大災荒正威脅着。

## 日本吃原子彈

陳儀捉起了幾十個「不合作份子」，而他自己的嘍囉們舒服得很。上星期，「打倒陳儀」的標語出現在全島各處。有二個城內，饑餓的本地人燒了糖庫。台灣人迎着幾個訪問的美國人說，「你們對日本人太仁慈，扔他們一顆原子彈，而把中國人扔在我們頭上！」

中國本部有腦子的人已開始同意台灣人了。在中國地位相當於紐約時報的大公報說：「基本上中國不配接收……沒有人……技術……貨物……資金。管而無效，取而不予。這是政府之恥。」

大部在台灣外籍觀察家同意，若是今天舉行公民投票，台灣人會贊成美國統治。第二選擇屬日本。（譯自六月十日「時代」）



# 暴風雨陰雲籠罩中國

美國新共和社論  
許 產 譯

再一次地人們希望馬歇爾將軍造成一個奇蹟，而且，幾乎獨手地把和平帶回給中國，然而這一次，阻礙他成功的爭端似乎較以往多了。沒有疑問地，在他離華返美的期間，形勢惡化了，東北公開的戰爭的爆發明顯地說明了這一點。但形勢的惡化並不止此而已，事實上，最近中國政治上具特徵的矛盾之一，即華北衝突的再度發生可能成爲形勢的光明的一面，長春和哈爾濱共產黨武力的所給人的深刻的證明，雖然無疑問地會使銳敏有力的共產黨領袖們態度日益強硬，但也會發生一種效果，就是使蔣及其國民黨內威脅和平與團結的死硬派，在他們對軍事上遭受失敗可能因此在此他們作孤注一擲之前，重新考慮。

馬歇爾將軍離華期間的延長，使此形勢更爲惡化。這不僅是因爲馬歇爾將軍的在華會使中國各政黨拿出最大的努力來，而且也因爲他是在華唯一的美國人對人對事都能發生有益的影響。自從赫爾利大使和在程度上稍好的魏德邁亞將軍，把大部分了解而且同情中國人民的能幹的美國外交家和軍人清除後，我們在應付蔣和共產黨兩方面，遭受到極大的阻礙，在「紐約客」(New Yorker)雜誌上登載着敏銳而熱稔情況的記者約翰·赫賽的一篇北平快訊，說我們目前的代表們公然表明他們對國民黨的同情，對共產黨的商談代表們坦白地表現着不舒服，因爲他們像「演說家和代言人而不像委員和行政官」，而且赫賽說有一個情報官告訴他「下次大戰中我們的同盟者將是日本人——我敢打賭。他們說着我們的語言。」

赫賽先生還提到在山西省國民黨將領閻錫山和仍然武裝着而且昂首闊步的日軍的勾結，而且詳述國民黨對近來在政治協商會議中和共產黨、民主同盟所訂的決議所作的堅決而且成功的破壞工作。這種決議可能建立真正的聯合政府和民主憲法的。可是政協剛訂了一個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蔣介石的直接批准之下，就開始不和其他黨派協商而修改整個決議，連國民黨自己的政協代表所同意的憲法原則也不承認了。

對國民大會中起草新憲法——原也是政協會中大家所同意的了——蔣委員長的黨也一樣地狡猾。「它企圖，」赫賽說，「在國民大會中增加這麼多國民黨所指定的代表，以便使在起草憲法上所預定的四百個代表的選舉的力量均平衡，變得毫無意義，在這方面失敗了，他們也就開始包辦選舉，使除了忠實黨員之外，任何人實際上不可能投票，事情既然如此虛假，整個的選舉也就最後地被延宕下去了。」這還是赫賽在北平看到民主同盟的一個羣衆大會被國民黨暴徒騷擾之事，然而這次不過正像在不久以前重慶共產黨報館被搗毀，優秀的自由主義作家郭沫若被毆辱一樣。

很長一個時期，觀察家們並不譴責蔣委員長助長對和平協定的破壞，反而說國民黨極端反動派妨礙團結對蔣的聲望是一個打擊，而且蔣決意要爲了和共產黨、民主同盟的協定而打擊他們。然而，事實愈來愈明顯，他的同情和支持，是給他的反動朋友的，而非給黨內自由主義派的，而且，他始終不履行他的諾言而釋放政治犯，這就明顯地表明出，除非不在國民黨繼續統治之下，他不是一個中國團結統一的友人。

也不能否認，作爲談商者，共產黨人是往往固執而難以對付的；他們對美國的居間調停

的態度有時是不純正的，而且他們的激厲的言詞不必要地添加了國民黨對他們的敵對。然而同時，一切事實證明他們有着誠懇的努力去促成建立一個合理的聯合政府的協定，而且他們在東北的軍事行動，由于蔣的保持國民黨獨裁的明顯的決意，也是一種自然的自衛的行動，右派繼續頑強抗拒真正的合作，共產黨和民主同盟對這種策略的日益增長的厭恨——促使全面內戰越來越可能了。但是就是國民黨的死硬份子，當他們看到了那些雖經美國裝備，然而軍服破舊的南方軍隊，在東北與北方的紅色軍隊對抗中的無能的時候，他們也會躊躇起來的。

（五月十三日社論）

# 休戰中的實際情況

密勒氏評論報社論  
陳漁譯

本文以印刷字體出現時，用以進行談判的兩個星期，將要去掉一半，而談判並無顯著效果，亦將依然如故。該時距離國共軍隊在東北重以兵戈相擊，只有短短的一個星期。誠然，這次休戰協定或能延長，然而，這是否能夠解決問題，尙屬疑問。就國共兩黨過去二十年的歷史來看，就中國人民政治意識之覺醒來看，此係一恰當時機以坦率口吻詰問對抗中之兩黨，他們所能者爲何，所不能者爲何，所希望者又爲何？

首先，讓我們對於國民黨所能希冀之限度，作一估計。顯然，國民黨在滿洲新近勝利的鼓舞之下，已不似長春與哈爾濱落入共產黨手中的當時之樂於妥協。不過，即令再顯著的勝利也會被過份的自信所破滅，因此，如果國民黨領袖考慮下列縱非完全有利至少切於實際的各點，未始非全國之福。

(一) 澈底消滅共產黨，無論在目前或在最近數年中，是一個完全提不出來的問題。假使，在二十多年的「剿匪戰爭」中，當時中國共產黨尙在少年時期，國民黨尙且不能消滅共產黨，現在國民黨又有甚麼希望能夠消滅延安政府。同一道理，假使更有優勢的日本，尙且不能消滅共產黨，國民黨又有甚麼希望？

(二) 控制幾個大城市，並不等於一切。把國民黨在滿洲的勝利當作共產黨從此永遠打敗無用懷疑的事實來看待，這是一個錯誤的見解。共產黨之所以不得不撤出這些大城市，是

由於他們還不熟悉城市戰爭。然而時間一長，共產黨就會熟悉這種戰爭，四平街戰爭就是一個例子。無論國民黨佔據了多少城市，假如沒有一個最後的解決，城市週圍的鄉村仍然在共產黨控制之下。

(三)內戰的繼續對於共產黨比對於國民黨更有利。

在相當和平與繁榮的時期中，頭腦簡單的中國農民（據估計仍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差不多對於任何統治都是同意的。但是，長期的衝突，加上必然的飢荒與死亡就會造成革命情緒的高潮。內戰拖得越長，人民就越傾向於延安。過去九個月的事實，業已證明此點。和平與繁榮則將使人民趨於平息。

(四)內戰拖得越長，許多別的強國就越想使中國成爲第二個而且規模更大的西班牙。顯然，在內部鬥爭拖長的情況下，國民黨將不能成爲唯一獲得外國援助之黨派。到目前爲止，共產黨所獲得之外國援助較國民黨爲少。然長久之後，是否仍然如此，則不可必。

這些都不是國民黨所能感覺愉快的事情。實際上，國民黨的處境，已較戰事結束時爲不利，亦確較一九三七年七七時爲不利，此種結論雖不爲南京所首肯，然與事實則相符。

然如國民黨在以陳辭爛調自相慰藉之餘，必須面對嚴酷的現實，共產黨亦須如此。

他人所讓予者以及自己所獲得者，必須繼續保持方爲可貴，暫時之勝利，在歷史上並無地位。

如共產黨欲維持其過去十多年所獲得者，彼等務須牢記下列數點：

(一)任何在今日就能以人民革命摧毀國民黨政權的思想，必須當作一種空想而加以放

業。

關於國民黨政府從上至下皆由「國民黨死硬派」控制之臆斷實爲錯誤，在那裏，還存在着許多有頭腦的自由主義份子及中間人士，足以維持人民的希望，只要人民仍抱希望，革命即不可能，只有在一切希望皆斷絕時革命才會來到。

(二) 共產黨業已據有極大地區，再圖擴充，可能遭受失敗。

就自衛而言，共產黨具有「內線優勢」，易於攻擊國民黨軍，如欲採取攻勢，則將遭遇目前國民黨同樣之困難，假如共產黨願意保持其勝利果實，鞏固晚近既得之利益，實爲共產黨所必須。

(三) 現共產黨正盡其人力物力作戰，但在長期戰爭中，則將以雙方後備力量之消長爲斷。後備力量能支持如此長久否？

共產黨現利用者爲其繳獲所得之裝備，其中多係不能補充者，一旦彼等將其大半由美國租借法案或東北日軍所獲得之重武器消耗，彼等究能與後備力量尙未充分動用過的國民黨軍支持多久？

這幾點兩黨皆必須牢記在心，任何一方如欲以武力加諸對方以取得和平之條件，必無長期妥協之可言，其理至明。其唯一結果將爲陷入一長期之大消耗中，此結果對雙方皆無利，只足招致兩黨政權之崩潰而已。

至於東北，有一點必須不能忽視者，即當地民心之趨向是也。到最後的真理之途吾等只走了一段，吾等必須走畢其全程。沒有一家中國報曾經提到東北九省人民之真實感觸，其所

以不會提到，理由至為明顯。然而，根據直接之報告，東北人民反對中國人的情緒日益高漲，正如過去仇恨日本人一樣。東北人民對中國人亦持有一種冷靜的保留態度，自治之欲望，與日俱增，並已自行表現出來。如內戰再延長下去，這就會以一種直接反叛的形式，對抗兩黨。

從一九四五年八月開始的權力爭奪戰已經終止了，兩黨各自企圖在全國佔完全統治地位的梦想均已破滅了。只有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之企圖被放棄後，而代以新的，更現實可行的計劃，兩黨才能真正「談談」。

兩黨是否真正具有誠意是可懷疑的，然而他們必須互相忍讓相安無事，否則結局必為兩敗俱傷，第三黨地位之日益重要足為兩黨鑒。

將一切政府改組之談判在目前舉行，而將軍事問題之解決置於其後，即把政治貨車置於軍事之馬的前面。軍事之解決是首要的，而且也是等於惟一的途徑，以便解決目前混亂之局面，兩黨必須承認其限度，而且立即承認之，俾不致陷於衝突，而使最大胆的人亦無從預測其結果。在某種意義上說來，兩黨均有所獲于戰爭，兩黨應各滿足於已所獲者，適可而止，——以便使人民嘗到勝利之果實。（六月十五日社論）

作者 美國約翰·赫賽等

譯者 孫 慎 等

發行 現 實 社

▲各地大書局均有代售▼

（每册定價四百元）  
民國卅五年七月初版



628.604

628.604  
-23